



地里的麦子熟了，我家院里的枇杷也熟了。阳光下，金黄金黄的枇杷果闪烁在绿叶丛中，像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。

枇杷树长了近二十年，结的果实又大又甜。熟透了的枇杷是那种通体透亮的橙色，饱满的果肉，甜甜的果汁，似乎随时会撑破果皮，让人急不可待地剥开薄薄的外皮，吮吸进嘴里。软软的、酥酥的果肉，含在嘴里，随即就化了。甜甜的汁水流进心底，流遍全身，心酥了，身子也酥了。

邻家的孩子早就惦记着我家院里的枇杷了，他们不时从虚掩的门外探进脑袋，然后悄悄走近枇杷树，踮着脚尖偷摘几颗，放进袋里，悄然离去。他们竟不知这一切被站在窗前的人尽收眼底，明知被“贼”偷，还要装不知。因为，他们让我看到了自己童年做“贼”的影子，我在偷着乐呢。

分享是快乐的。我把枇杷送给邻

早年住乡下时，我家并不与二爹爹（父亲的叔伯辈）是紧隔壁邻居，中间还隔着我二伯家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二伯家把房子砌到了前面庄台，二爹爹一家就住在我家西边了。

我家与二爹爹家房子中间有三米左右的巷子，南北向。向南走几步与庄台东西向的中心村道联接，向北便是淘米洗菜的水码头了。其实那些年农村的水码头也很简单，用铁锹修几级台阶向河边延伸，临水的一段打几根短木桩，用旧铁丝箍住缠牢，讲究的人家在木桩上面放块水泥预制板即可，一般人家放几块石块就成了。那几根木桩下面常有小鱼躲藏，小鲦子很机灵，你淘米时它就来吃米汤，等你快速提起淘米箩子，它却飞快地溜走了。我偶尔也会捉住几条小鲦鱼，外婆养的狸花猫一见

母亲做的菜

□ 杨杰超

母亲做得一手好菜。在那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，母亲对吃的讲究，犹如一束温暖的光，照亮了我们平淡的生活。

母亲做菜，始终坚守着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积累的经验。家中那些斑驳的搪瓷碗，边沿留着葱姜未反复刮擦的月牙痕，那是岁月为母亲厨艺留下的独特勋章。每一道菜，都倾注了母亲的心血，从食材的挑选到烹饪的每一个步骤，她都亲力亲为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

在母亲众多的拿手菜里，我对她做的烧肉圆情有独钟。小时候，每逢母亲去菜场，我总会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她身后。她在肉摊前，仔细挑选三分肥七分瘦的梅花肉，眼神专注而坚定，仿佛在挑选一件珍贵的宝物。回到家，她将猪肉洗净，切成小块，放入绞肉机中打成肉泥后，再倒入盆中，放入葱姜、料酒等作料，然后用她那双灵巧的手，不停地搅拌。那有节奏的动作，像是在演奏一曲生活的乐章。

接着，母亲会用汤勺将搅拌好的肉馅做成一个个圆润的球，轻轻放入油锅中。随着油温升高，锅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那声音仿佛是一场热烈的欢迎仪式。肉圆在金色的油海里翻滚、舒展，渐渐变成饱满的琥珀球，色泽诱人，香气扑鼻。逢年过节，烧肉圆总是母亲餐桌上的压轴菜。

夹起一个肉圆放入口中，丰腴的肉香瞬间在味蕾上绽放，其中还夹杂着清甜的葱姜气息。那味道，就像生活本身，既有肉的醇厚，又有葱姜的清爽，荤素相宜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品尝着母亲做的烧肉圆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房屋里。大家对母亲的厨艺赞不绝口，而母亲总是微笑着，看着我们吃得开心，她的眼神里满是满足。

如今我已走上工作岗位，虽然工作日中午正常都在单位食堂吃工作餐，但节假日每次回家，母亲总会准备好我爱吃的菜，其中必然少不了烧肉圆。看着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母亲做的菜，是家的味道，是爱的味道。

枇杷熟了

□ 朱光珍

居，邻居给我送来了粽子。她说我做老师工作忙，送几个给我尝尝鲜，还特地关照：“暑假，你去无锡儿子那里，家里的花花草草，我来帮你浇水。你多在那里陪陪儿子。”多好的邻居！听了她的话，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。

我的年纪大了，电脑知识缺乏。写材料，做课件，遇到的难题真不少。办公室里的小年轻每次都主动来帮我。次数多了，就不过意了，想请他们吃点什么，他们都是摆摆手，含笑道：“等你家枇杷熟了，摘些给我们吃就行了。”去年他们吃过我家的枇杷，说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。他们居然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，真让我激动，还有点自豪。

邻居二爹爹

□ 王焕其

到鱼，就咪咪地盯着我叫，有时禁不住它那馋相，就让它改善伙食了。

初夏时节，邻居二爹爹常搬把藤椅坐在屋后老槐树下，他的双腿总比别人早一步感知着阴雨天的来临，在梅雨季里酸胀发亮。我坐在巷口剥着蚕豆米，总看见他用粗糙的掌心不停地摩挲着双脚和膝盖，仿佛那里还留着几十年前弹片的余温。昨夜又下雨了，天一下雨二爹爹的下肢就疼得厉害，索性就早早起来。二奶奶把丹参片和天麻丸让二爹爹服下，不一会儿，二爹爹脸色明显好多了。曾听二爹爹说过，他双腿里

在无锡工作的儿子也是心心念念着枇杷。深秋，他在问：“妈妈，枇杷树开花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满树都是花，雪白雪白的，香气袭人呢。”春天，他在问：“妈妈，枇杷果结得多吗？”我说：“挨挨挤挤的，我在忙着疏果呢。”初夏，他又在问：“妈妈，枇杷熟透了吗？我要回家吃枇杷呢。”我说：“妈妈把最好的留给你，等你回来呢。”

眼看着端午节已经过了，儿子也没回来吃枇杷。我知道儿子干警察这行，节假日更忙，他是没空回来的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把树上最好的枇杷留着，心想：万一他有空回来呢。

树上的枇杷熟了，熟透了，更加熟透了，我还是没等到儿子回来。我只好把枇杷摘下来，熬成了枇杷膏。我知道，枇杷系着思乡的情结！暑假里，我要带上两瓶枇杷膏去无锡，让儿子尝尝自家的枇杷熬成的枇杷膏。

残留好几片弹片，那是他当年参加淮海战役，连续作战四十多天留下的。他原是华东野战军某部机枪排排长，淮海那场仗，雪下得比盐粒子还密，天冷得很，那双腿硬是被冻坏了，后来又有流弹飞进去……二爹爹那枚褪色的淮海战役纪念章，被二奶奶用红绸子裹着压在樟木箱底，有一年二奶奶“晒伏”，我曾看到那泛黄的立功证书。

1949年二爹爹由于腿疾，带着那本三等甲级残废军人证回到家乡。他为人忠厚老实，做事认真，做过大队支委，考虑到腿疾，便安排他负责大队机米、灌溉等工作。二爹爹按章办事，村里有人背后骂他“死忠诚”。还真是，他忠诚的是组织上分配的工作，忠诚的是多数人的利益。

二爹爹大名王永昌，1988年去世，享年67岁。火化后，遗留数块弹片……

笔友

□ 韩翠苗

“上海南汇”的字样，这是一封上海本地的来信。拆开回信读完，得知这位笔友目前就读于南汇县周浦中学，虽然未曾谋面，但从她的娟秀字迹中，俏皮可爱的青春女生模样立即跃然于纸上，那短短的一页写满了问候与祝福，给我这颗思乡的心带来了温暖与慰藉。我比她大，我们便以姐妹相称。从此，几乎每个周日，我们都会收到对方的来信，读着每一封近在咫尺的来信，它如太阳的光亮照进了我的内心世界。这一封封来信又如无数朵五颜六色的小花悄然绽放于心田上，我嗅着花香，开心地工作、生活，连空气都是香甜的。

或许是年龄相仿的缘故吧，我们在信中无所不言、言无不尽，就像结交多年的老朋友一样。她给我讲在校的学习情况，讲上学途中所见的趣事，讲浦东新区日新月异的变化；我在回信中也以“过来人”的身份鼓励她好好学习，将来考一所上海本地的大学，到时候念大学不需要去更远的远方。

后来，我回到家乡，回到父母身边，而上海妹妹呢，也从那所学校毕业，念了她心仪的大学。此生，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渐行渐远，再也没有了交集。

母亲的扁担

□ 周宏萍

田的小麦和水稻挑到场头，脱粒、晒干，再一担一担地挑回家。爷爷常劝母亲，打个电话问问父亲能不能回来帮两天忙，母亲总是干脆地回答：“不能打，现在正是收购公粮的时候，不能耽误他工作。”

冬季农闲，乡里还下达挑大型（开河挑土方）任务，母亲会带着这根扁担跟着生产队的男劳力一起去挑土、挖方。我们村河沟比较多，经常有小孩溺水，母亲下地干活都带着我们姐弟俩。出发前，我俩就爬进熟悉的柳筐里，等待母亲去拿扁担了。我们坐在柳筐里晃晃悠悠，就

昨晚，我闲下来打开电视机，刚好播放到一位父亲在厨房炒菜的场景。刹那间，我忍不住转头望向厨房门，眼前闪现出父亲右手握铲、左手扶锅的模样，恍惚中好像又听到那熟悉的锅铲声，沙沙划过锅底。

记忆中，清晨六点，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揣着个布袋子出门了。小区附近广场的临时菜场是他每天必逛的地方，他买菜很有一套：青菜要挑带着晨露的，鱼虾要选活蹦乱跳的，肉摊前还总会跟老板聊上几句家常。母亲常说：“你爸呀，其他事可以马虎，但这挑菜、买菜，那确实精细！”

厨房是父亲的王国。母亲患有严重的关节炎，站久了便疼得厉害，家里做饭的任务自然落到父亲肩上。我最喜欢吃父亲做的红烧鲫鱼。他先将杀好的鲫鱼清洗干净后晾干；起锅烧油，放少许盐防止粘锅；等油热了，把鱼放进去煎，煎到两面焦黄，倒入适量生抽、老抽、料酒、白糖，加入葱姜蒜，添水没过鱼身，中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炖；等汤汁收好后，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红烧鲫鱼就出锅了。

父亲不仅鱼做得好，红烧肉也是一绝。他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。做红烧肉时，他会选带皮的五花肉，切成大块，锅中加入清水，将五花肉下锅，放入调料后开大火将煮出来的浮沫撇去；锅里少油放冰糖，小火炒出糖色，倒入五花肉，加入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老抽，一直翻炒均匀；加开水没过肉，丢入八角、桂皮、小茴香，小

下棋

□ 俞永军

我很少下棋，一是棋艺平平，输多赢少；二来游弋书海，鲜有闲暇。偶尔与他人杀上一盘，亦是盛情难却。然而，正是这一步一步棋路，却引发我对人生的些许思考。

日前，一位邻居大哥，硬拽上我下了一盘棋。按理说，他不会找上我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是当之无愧的高手，我是无名之小卒。也许是他闷得慌，也许是他想在我面前炫耀他的高超棋艺。他迅速摆好棋，静待我出手。我由着他的雅兴，拱卒前行。起初，我修堤筑坝，坚持防守。他呢，也不忙着进攻，一个劲地谦让。当时的他，与其说是在下棋，不如说是正在进行一场傲慢无比的战斗。谁能想到，最终我赢了。

我知道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心下棋，一直在蔑视我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正如他一上来，就嚷嚷说要让我两个车一样。我没有同意，要输也得有骨气，绝不让对手瞧不起。我先布防后进攻，他不以为然随便应对；我寸步不让，步步紧逼。渐渐地，他似乎慌了，脸色微微变红，额上沁满汗水。不久，他又转危为安，面露不屑。但是，他万万没想到，我突然停止进攻，更让他惊奇的是，我不但不进攻，还让他主动

像坐在摇床上一样，甬提多开心了。

春夏秋冬，四季轮回。母亲与扁担成了形影不离的搭档，挑肥料、挑种子、挑粮食、挑粪……

一天，邻居家要砌新房，从窑厂运回两船青砖，找来生产队里几个壮劳力帮助挑上岸，便借去了母亲的扁担。由于担子重，扁担中间裂开几寸长的大口子。邻居大妈带着歉意送还扁担，母亲既心疼又安慰着说：“没事没事，可以修好。”第二天，母亲拿着扁担去找生产队里手艺精湛の木匠大哥帮忙修补。木匠大哥心灵手巧，先用木胶粘住裂开的口子，又在扁担的反面托上一块尺把长的、与扁担宽窄薄厚一样的木板。大哥再三关照母亲，这根扁担不能再挑重物了。母亲不舍地点点头，那布满老茧的双手轻轻抚摸着油光滑亮的扁担。